

敘事設定與觀眾認識的平行困惑——《千年幻戀》

來源：表演藝術評論台 [【原文】](#)

日期：2022-12-05

撰文：蔡孟凱

回想起幾個禮拜前，在《千年幻戀》謝幕的當下，我近乎是一個沒有感情的鼓掌機器，絲毫不確定自己到底看到了什麼？又看懂了多少？即便往後幾天我翻找出藝術家的專訪和創作自述，意圖找出一些可供反芻的資訊，我仍不確定是否能為這部製作給出任何有建設性的提問或評析。無論如何，抱著一種拋磚引玉的心態，我仍儘力整理出這篇展演觀察，期待能激發出更多的對話或是交流。

讓我們從最後一幕開始。

在最後一幕，主演李京曄將燕赤霞和寧采臣的偶衣全數剝除，換上與兩位主角——赤和 RED 相同的未來裝束。飾演這對克隆體的趙鷺燕、王渝婷，則用僵硬的微笑比畫出和戲偶相同的動作。在這部敘事軸線紛呈、意象錯落交織的《千年幻戀》之中，最後這一幕直言爽利地解開整個故事的謎底——赤和 RED 就是寧采臣和燕赤霞，反之亦然。

李京曄在專訪 1 提到，《千年幻戀》有意識地將兩條故事線分別由真人和戲偶詮釋，劃出一虛一實、明顯對比的敘事質感。然而在我來看，寧采臣和燕赤霞之間欲拒還迎的情感刻畫姑且還算饒富趣味、頗富新意；赤和 RED 這對雙生子之間的對話拋接，卻像是在互相丟擲些空泛的詞彙與概念，堆疊出一道自我打轉的啞謎。這廂在撩撥性別和愛欲、另一邊則在詰問自我與存有，這兩道平行線如何疊合？何時疊合？我至今仍無法想通。

整部《千年幻戀》最讓我回味再三的，不是寧采臣和燕赤霞隱晦的曖昧，也不是未來世界雙生子的無語對望。而是當雙生子回憶起曾與父親參與宗教活動的場景，無數傳統布袋戲偶自舞台現身，劇場現實中的「偶」與腳色回憶中的「偶像」彼此疊合，呈現出某種解構傳統信仰的黑色幽默。延伸到〈倩女幽魂〉故事線中，燕赤霞與樹妖姥姥的對話，妖物與神靈本來為一物，端看凡人是否接受自身建構的謊言；一如戲偶與偶像同為木塊鑿作，卻因人們的視線而有了雲泥之別。這段兩造之間的互文與最後一幕，是我認為兩條故事線交織最為親密的一刻。

回顧本年度問世的幾部布袋戲跨界製作，「人偶共演」似乎是一種不明說的默契。而我總覺得《千年幻戀》似乎有某種先於作品的預設立場，例如真人／偶戲對應不同敘事線，抑或不同語言對應不同時空等等，並期待觀眾也能夠遵循這些創作者設下的邏輯去理解作品。而這樣的思維是否真的把《千年幻戀》這個故事說的更好？又是否真正讓人偶共演提升到一個不同的高度和思維？我認為是值得議論的。

註解：

1、原文如下「一般認為，偶戲演出的戲是想像、虛幻，而人則是真實存在於這個世界上。但在《千年幻戀》裡，團隊想嘗試翻轉這樣的人偶關係，使戲偶在戲曲程式的虛像下，實在地演出故事，而人雖然實存於舞台上，但演出的是內在不可見的事物。」，見 PAR 表演藝術〈《千年幻戀》發現未曾見過的偶師之心〉。